



广西哲学社会科学规划项目成果 (批准号: 08BZW004)



桂
东
南
学
人
文
丛

广西文学的 哲学叙事研究

GUANGXI WENXUE DE ZHEXUE XUSHI YANJIU

王志明 郑立峰 / 著

丛书主编 王志明 王卓华

副主编 徐一周

成 员 黄健云 罗雪松 梁忠东 黄桂凤

毛家斌 肖 霞 陈桂成 马广圣

郑立峰



GUANGXI NORMAL UNIVERSITY PRESS
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

· 桂林 ·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广西文学的哲学叙事研究 / 王志明, 郑立峰著.
桂林: 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 2014.4

(桂东南学人文丛 / 王志明, 王卓华主编)

ISBN 978-7-5495-5233-7

I. ①广… II. ①王…②郑… III. ①当代文学—
文学研究—广西 IV. ①I206.7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14) 第 053956 号

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出版发行

(广西桂林市中华路 22 号 邮政编码: 541001)
(网址: <http://www.bbtpress.com>)

出版人: 何林夏

全国新华书店经销

衡阳顺地印务有限公司印刷

(湖南省衡阳市雁峰区园艺村 9 号 邮政编码: 421008)

开本: 880 mm × 1 240 mm 1/32

印张: 8.75 字数: 300 千字

2014 年 4 月第 1 版 2014 年 4 月第 1 次印刷

定价: 22.00 元

如发现印装质量问题, 影响阅读, 请与印刷厂联系调换。

文学：在释读中成长 ——写在《广西文学的哲学叙事研究》前面

席 扬

（福建师范大学博士生导师）

在考察文学发展或成长的历史时，人们自然会更多地关注“创作”——这当然是无可厚非的。同时，我们也应当注意到，文学的历史并非只是文学所经历的往昔印痕的线性排列，或真实履历的确指与明晰。历史构成的选择特性，实际上规定了“历史”是由那些“有意味”的日常——即有连续性的“意义瞬间”所构成。由此我们可以说，文学史也只能是“有意义”的文学历史，而不可能是别的。关于文学发展或成长的观察与考索，对象也许永远会被锁定在诸如小说、诗歌、散文或其他文体身上，然而，这些具体的、具有文体分类标示的存在却并不能完全包含文学的意义，或者说它们仅仅是文学意义的生成材料也未尝不可。我们要想到的是：“谁”用怎样的方式使得文学获得了意义？这种意义是在何种情形下或何种范畴中得以显现的？文学被意义化之后又是怎样赢得了进入历史殿堂的方便？如此等

等。

于是,关于“文学释读”的种种努力,走到了我们的面前,并因此有理由赢得尊重。

《广西文学的哲学叙事研究》也因此激起我们的阅读兴趣。

文学释读的历史源远流长——这是常识。但“文学释读”对于“文学”本体的依附性似乎也成了常识——这显然有必要辨别区分。自从中国现代引入西方“文学理论”至今,文学研究的独立性地位是获得了。不过,这也仅仅只是大家承认的理论预设而已。在实际的文学史研究中,尤其是文学史撰述成果中,“文学释读”的历史面影依然是可有可无或模糊不清的。当文学史亦被视作另一种形式的“文学释读”时,整体的“文学历史”中实际上便驱除了“文学释读”的存在身份,这种情形至今仍在延续。在这样的情形下,我们也许至少可以讲,由于对“文学释读”种种努力的漠视,文学史中“意义”生成的有趣性及文学史自身的多姿多彩,无形中弱化了许多。这也是我们应对任何一种关于“文学释读”的努力保持敬意的理由所在。

“哲学释读”之于文学,究竟是一种方法还是一种角度,在理论上并不能找到现成的答案。纵观以往中西文学释读的种种方法或理论,似乎没有哪一种明确把自己归属于“哲学释读”,在我看来,这对于《广西文学的哲学叙事研究》作者来说,既是一种困境,同时又可以全力开拓出一大片新鲜的空间。在日常生活或我们的研究工作中,我们常常是相当谨慎地、尽可能少地去指称某种状态,或某个事情具有了“哲学意义”,因为哲学所追求的高远之境常常从一个重要方面印证着凡俗生活的卑微。即使是多年前形成热闹话题的“审美日常生活化”,并非能够关涉日常生活的所有重要方面。作为“艺术哲学”的审美观照,所要揭示的更重要的是日常生活所谓审美化的背后,“技术理性”借助于无所不能的“复制手段”已经制造的新的光怪陆离但却毫无个性的新的“大一统”世界,对于后现代文化的隐忧之影与批判之意,依然是明显的。从这里我们也许可以揣测一点所谓关于文化的“哲学释读”路径——大规模现象描述的所指,依然是“人与客观”的关系问题以及由此衍生出来的众多纠葛。

而文学是热衷于人世间的万千纠葛的——这正是文学的活力、魅力与生命力所在。

然而,关于文学的哲学释读,毕竟重点并不在理论的建构,而是要在具体的对象释读过程中进行艰苦的工作,诸如确定范畴、选择对象、校准角度和细部探微等。正是在这些方面,《广西文学的哲学叙事研究》做了一些值得注意的探索。

大致对“哲学”与“文学”的关系做一些梳理与辨析,显然是必要的,本书的“绪论”试图做出一些结论来。“文学与哲学的想象与推理”、“文学与哲学中的人生追寻”、“文学与哲学的二元相生”、“文学与哲学中的时间与空间”、“小说叙事中的艺术哲学”、“文化内涵中的哲学”等节目的设定与展开,总体上为下文论述的具体展开提供了一些边界与标的。诚然,文学研究的同行们未必同意上述范畴的预设,也可能对上述预设的合理性、适用性提出种种质疑,但这里毕竟为文学的哲学解读,展示了一种状态——一种可能引发更多可能的良好状态。笔者认为,上述所涉及的想象、人生终极追寻、“二元相生”、时间与空间等,都应当是关于文学的“哲学释读”所不能随意抛却的基本范畴。

第一章关于广西文学历史梳理中所提出的几个概念——“百越境界”、“文学的哲学精神转换”、“文化旅行”、“穿越视角与跨界思维”等,应该说都是广西文学生态园地里所独有的。“独有性”源于广西文学的复杂性。正如本书中所概括的:“我们在考察广西文学的‘文化旅行’精神时,发现广西文学对‘文化旅行’的渴望与对‘百越境界’的坚守是同时进行的。换句话说,广西文学在20世纪90年代以来的叙事,总是以既穿越又坚守,既跨越又融合的文化立场来进行文学叙事的。在边缘与中心‘二元’文化视界里,广西文学创作者们选择了一种新的混合的文化立场。如同后殖民理论认为文化混合将会带来‘全球兼本土’的文化功效一样,广西文学的文化混合也必将带来‘中心兼边缘’、‘世界兼家园’的文化与文学的‘差异表述’。事实上,这种既融合边缘与中心、南方与北方文化又保持本土文化的差异性的努力,几乎成为许多新一代广西作家的共同追求。”这里表述

出来的“大融合”与“并置性”，正是创作主体哲学意识轮番觉醒、有意转换的审美呈现。当主体在文学中有意呈现自己在生活里所发现的意义时，哲学就现身了。概括与演绎，总是哲学的强项。

以“生活在别处”来概括林白小说的哲学意蕴，成为第二章论述的内容。关于林白，评论界已说得不少了。本书的作者意识到，林白一直在“找寻”什么——女性或女性主体性、身体或身体中心、欲望或欲望的核心等，这些释读甚至快要成为关于林白的识别常识了。而在“哲学解读”的视野里，作者想要给我们揭示林白的思考终点——这样的人生应该或最终怎样！这也许应当是文学研究界对于整个20世纪90年代文学的追问。当然，笔者亦要指出，本书对于林白的“哲学释读”，依然在“影响的焦虑”中不免模糊。

相比其他各章讨论的对象，鬼子显然是本书的重点。鬼子的意义之所以超越了区域，是与鬼子小说世界所勾连起来的各种重大因素有关。正如本书在相关章节中所论述的那样，鬼子的作品世界，既有着与20世纪80年代文学迥然相异的风貌，也与90年代成长起来的新一代作家差别明显。同时作为一个有代表性的少数民族作家，在他的作品中，不仅有着如扎西达瓦那样迎着现代性风雨反思自我民族的滞重与复杂，也鲜明地表现出在现代与传统之间实施抉择的两难。民族身份在连续性的普通人生存境遇的描写中似乎淡化了，然而正像20世纪30年代的沈从文一般，焉知其“底层生活”刻意描摹不是藏有对某种强势文化统御的抵触与抗争？！也许这正是“鬼子”们的难处——身份、处境、历史及其所意识到的重重困惑，使得写作对于他们不可能仅仅只是物质的或荣誉的东西，更是一种责任，一个长期失声群体的呐喊，一种在既定历史石山上顽强长出自己的不无悲凉的壮举！我们应该意识到，当我们面对少数民族的现当代作家文学时，不能仅仅像一般性的汉语作品那样做比附性的理解，也不能过分依赖现代文学理论概念对之进行所谓全球性的拔高谰饰，而显然应当尽力寻找与它们相适合的话语方式及其价值范畴。符合事实的郑重的文学批评，从来都是看重实际的。笔者认为，新时期中国少数民族作家文学的实际，就在中华民族近代以来所共同面对的各种



重大问题的交错重叠缠绕扭拧的复杂状态中忽略了这一点,也许我们无法找到它们的独特性。

最后我想说的是,对于由来已久的“区域文学”研究而言,视野阔达的全景参照固然是不可或缺的,而我们更应当警惕“区域文学”研究的泛世界性危险——理论的高调,常常会在时过境迁之后变成覆盖在审美成果身上的灰尘。为此,我更愿意看到像《广西文学的哲学叙事研究》一类的著述,因为它能给我们一些相当绵厚的意味。

目 录

绪 论 文学与哲学的概说 >>>>>1

第一章 广西文学的空间 >>>>>29

- 第一节 空间形态的可感……………29
- 第二节 运动形态内在的曲变……………36
- 第三节 文学叙述的哲学理论……………43

第二章 生活在别处 >>>>>48

- 第一节 置身于外的心灵记忆……………49
- 第二节 我思故我在……………64
- 第三节 “本我”、“自我”与“他者”的自在……………84
- 第四节 文化认同……………97

第三章 沉重的肉身 >>>>>101

- 第一节 “肉身”的讽寓……………102
- 第二节 最重要的东西都是用管子制成的……………106
- 第三节 沉重的肉身……………108

第四章 剑走偏锋,文为正道 >>>>>111

- 第一节 剑走偏锋……………111
- 第二节 东奔西突……………119
- 第三节 “情”“法”的二元相生……………128
- 第四节 时间、空间……………137
- 第五节 宿命? 悲悯? 心灵叩问! ……………142
- 第六节 认同与同位……………145

第五章 否定之否定,先锋之先锋 >>>>>158

- 第一节 反拨“先锋”……………159
- 第二节 形而上的“英雄”……………168

第六章 彷徨的奔突 >>>>>177

- 第一节 “民间的英雄”……………177
- 第二节 彷徨的奔突……………191
- 第三节 怪异的“山坡”……………199

第七章 在路上 >>>>>213

- 第一节 游走在浪漫诗美的路上……………215
- 第二节 美是什么? ……………231
- 第三节 把一生献给诗歌……………241

第八章 “诗意”的栖居者 >>>>>253

- 第一节 因栖居,而诗意……………254
- 第二节 因情抒,而文美……………260

后 记 >>>>>268

绪论 文学与哲学的概说

文学与哲学以不同的方式认识世界和阐释世界。哲学以思辨的、理性的、逻辑的和高度概括的抽象的方式来表现世界,表现思想;文学则是以奔涌的情感再现世界,以具体可感的方式反映社会生活。文学和哲学是不分家的,是相互融合的。文学是哲学的载体,哲学是文学的骨架。甚至,在中国古代,文学与哲学是不分的。譬如,《庄子》一书,既可当作文学作品来读,也可当作哲学读物来品。现如今,无论是东方,还是西方,人们习惯于从学科划分和话语模式的角度来判别文学与哲学的不同。我们以为,这两者的区别在于认识世界的形态的不同,哲学对世界的认识是逻辑的概念,文学对世界的认识则是虚构和想象。马克思曾说“人民最精致、最珍贵和看不见的精髓都集中在哲学思想里”^①。哲学被称为智慧之学。哲学既是自然科学和社会科学的高度概括,它反映了人们关于自然界和人类社会以及人类思维的最普遍规律的认识,同时它又企图解决人对世界的总的看法和人生的价值等问题。人类在哲学探索中力求在整体上把真理与价值、知识与信仰、理性与非理性统一起来。它并非纯粹的知识体

^① 中共中央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斯大林著作编译局:《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1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95年,第120页。

系,它还要在科学认知的基础上,为人们提供理想、信仰和价值导向。因而它也集中地反映了人们的世界观、历史观、人生观和价值观。从而使自己在文化发展中处于核心的地位,对文化的各个领域,包括文学艺术的创作都产生支配性的思想影响。哲学不仅帮助作家更深刻地去认识现实生活,而且为作家从美学和伦理学上评价社会生活提供科学的标准,还为文学的创作构思提供哲理层面的主题启迪,更为文学理论的发展提供重要的学术基础。这么说来,文学与哲学的关系是互渗的。哲学思想和观念是通过作家的世界观、历史观、人生观和价值观而表现在文学作品的艺术形象里,并透过作品的思想性与美感魅力,而得到广泛传播。文学则是依托哲学思想、观念来呈现其内在的意味和张力的。

一、文学与哲学中的想象与推理

在众多的学科中,哲学是覆盖面最广的科学。可以说,所有的科学都离不开哲学,尤其在概念分析、抽象推理以及矛盾思辨方面,各科学领域都或多或少地与哲学联系在一起。正因为如此,人们才普遍认为哲学是研究整个世界的联系、运动和发展,是关于自然科学和社会科学的概括与总结,是关于自然、社会和思维的最普遍规律的学问^①。就这些通过分析、推理和思辨的方式方法来达到概括与总结自然和社会科学来看,这些更重在理性:概念分析是通过自然现象和社会现象的广泛性来进行的;推理包括演绎推理和归纳推理,两者都是根据逻辑思维进行;思辨一方面依据逻辑思维,另一方面采用比较方式。既然哲学研究的内容和研究的方式方法都属于理性范畴,那么,哲学与自然科学显然更为紧密,或者说,自然科学为哲学提供了更丰富、更深广的研究基础。

毫无疑问,自然科学是哲学的重要支撑点,同样的,社会科学作为哲学研究的重要部分,也是其研究的支柱内涵,就是说,社会科学

^① 庞学铨:《哲学导论》,杭州:浙江大学出版社,2005年,第13~15页。

也为哲学研究提供根本性的素材。社会科学的领域涉及广泛,我们无法去进行全方位的研究,这里,我们仅就文学与哲学的关系展开讨论。

文学是社会科学的重要组成部分,作为形象思维的科学,显然与逻辑思维的哲学有着巨大的区别,但是,文学是人学,它研究人的生存形式、精神世界等方面,以揭示人类个体或群体的生命过程,而哲学也研究人类的方方面面,因而,这两种不同思维形式的科学有着密切的联系:

首先,哲学研究世界的联系、运动和发展规律,是以人为中心进行的。世界是由人组成的,其相互间的联系是人与人,族群与族群的联系,其运动和发展也是人在这一世界中的运动和发展。文学是人学,其研究对象自然是人,文学关注人的生老病死,喜怒哀乐,关注人为了生存、繁衍以及更高的人生追求的全过程,文学通过表现人的现实生活以展示人的全部面貌,它与哲学探寻人类的各方面规律显然是不同的。

值得我们深入探讨的是,文学在表现人类生活的过程中,有时又与哲学走在一起。阿Q的国民劣根性性格本来只是辛亥革命前后中华民族相当一部分人的突出表现,应该说这一具有类型性的人物个体有时间的限定性,他并不存在某种规律性,但是,他临刑前一句“二十年后又是一个……”却又警示人们,中国如果不尽快地教育落后愚昧的民众,将会在以后的数辈人中还是不断会出现像阿Q一类的人物。明显地,这一现象的描写切入到了哲学研究中人类发展规律性的层面。

其次,哲学与文学一样,两者都包括想象。“哲学所含有的这种联系性、暗示性表明,哲学的反思,并非纯粹的概念分析和抽象推理,它也包括一种想象。这里说的想象,不是指通常理解的那种在意识中形成对外界事物的模仿或影像,而是指将不同的东西综合成一个整体的思维能力,当然也包括把在场的与不在场的东西结合和融通为一个整体的综合思维能力。在现实的意识活动中,思维和想象不

仅难以断然分开,而且是密切联系着的。”^①庞学铨先生认为,哲学中的想象主要体现在“把在场的与不在场的东西结合和融通为一个整体的综合思维”,他举例说,一所房子有几个墙面,当你看任何一面时都是“在场”,而你在一段时间内只能面对一面墙,其他几面都是“不在场”,因此,要形成“房子”的整体观念,就得把墙面看到却并非当下出现在眼前的各个墙面,同时在意识中再现出来,再生出来,并且与正在看到的当下出现在眼前的最后那个墙面综合起来,赋予“房子”的意义;与正在看到的也即“在场”的最后那个墙面比较,墙面看到的各个墙面都是“不在场”的,将那些“不在场”的墙面同时“再现”、“再生”出来,就是想象,这所房子的用途和主人的状况等都是未看到的“不在场”的东西。

庞学铨先生关于哲学中想象的论说显然是精确的,站得住脚的。那么,它与文学中的形象思维是否相同?它们之间的关系密切到何种程度?

文学创作中的形象思维是通过具体的形象(表象)展开的思维形式。文学家们在创作过程中,通过对社会现实生活的某些形象(表象)进行观察、联想,将众多相类似的人物事件进行集合、加工、充实、提炼、扩展,依据美学原创和作家的审美态度,形成一个新的有机统一的个性化典型形象。这种现象就是文学创作形象思维作用的结果。在文学史上,典型的人物形象,不胜枚举,我们可以找到许多相对应的生活原型,甚至有人直指某人与某作品中人物相似,但是,我们却无法找到现实生活中的人物与文学作品中的人物完全的一致性。鲁迅在谈到创作过程时说过:“所写的事迹,大抵有一点见过或听到过的缘由,但决不全用这事实,只是采取一端,加以改造,或生发开去,到足以几乎完全发表我的意思为止。人物的模特儿也一样,没有专用过一个人,往往嘴在浙江,脸在北京,衣服在山西,是一个拼凑

^① 庞学铨:《哲学导论》,杭州:浙江大学出版社,2005年,第25~26页。

起来的脚色。”^①茅盾在谈论文学典型时也说：“一般来说，‘人物’有‘模特儿’不是坏事，而且应该有‘模特儿’。不过挑定了某人来做‘模特儿’时，结果就成为此某一人的画像，就缺乏了普遍性。成功的‘人物’描写，决不是单依了某一个人作为‘模特儿’。比方说，要写一个商人罢，应当同时观察了十几个同样的商人，加以综合归纳。”^②这两位著名作家谈文学典型问题，都不约而同地谈到形象思维在文学创作中的作用及其特征。

至此，我们应该来讨论哲学中的想象与文学创作中的形象思维两者之间的关系。毫无疑问，在综合思维的层面上，哲学中的想象和文学创作中的形象思维是相似的：哲学是“把在场的与不在场的东西结合和融通为一个整体”，而文学创作时写一个商人，则“同时观察了十几个同样的商人，加以综合归纳”。这些不同区域和不同对象的具体形象，都是通过思维者的想象将其综合和归纳形成一个整体的，所以，哲学与文学在这一思维角度上大体是相同的。然而，他们之间又不完全一致。哲学把在场和不在场的结合在一起构成整体，这是物体之间外在的综合和简单的归纳，其形成的整体似乎是想象起着重要的作用，但是，实际上仅仅是表面层次的联想，它只是旨在寻找事物的规律，并没有更深更富有意义的想象。文学创作的形象思维也有综合和归纳，然而，更主要的是“采取一端，加以改造，或生发开去”。外在形象更多地通过综合归纳予以完成，而内涵发展、性格特征、精神世界则多从一个侧面去发挥、创造，按照创作者的审美判断全方位地塑造典型人物形象，使之具有更丰富、更深刻、更广泛的美学意义。

二、文学与哲学中的人生追寻

文学描写中的人生追寻，是人们关注的一个哲学内涵。社会是

① 鲁迅：《我怎么做起小说来》，见《鲁迅文学与艺术》下册，北京：人民出版社，1980年，第517~518页。

② 茅盾：《创作的准备》，北京：三联书店，1950年，第43页。



人生的大舞台,是人生个体广阔的空间,一方面,它给人生提供了充足的生存环境,让人们相互依存,相互关照,在交流中增长见识,获取各种生存的信息和文化,接受更多的教育,互补各个人生个体的不足,使人们过上满意的生活;另一方面,社会形成了整体格局的政治、经济、军事、法律、规定,它给人们相对稳定的生活制度的同时,又给人们带来了诸多限制。一个好的社会环境,会给人们带来幸福和快乐,一个恶劣的社会环境,则会给人们带来灾难和痛苦。人生个体处于社会环境之中,首先必须与社会的政治、法律合辙,否则将会受尽无穷的苦难;其次必须与构成社会的群体相融,否则将会有许多无法排解的烦恼;再次必须与你相关的人和睦相处,否则你每天都得不到安宁。文学作品在叙说某个人或某些人的故事时,总是将他们置身于与他或他们性格形象的形成发展相统一的社会环境之中,让他或他们在这一社会环境里努力、奋斗、竞争、拼搏、欢笑,或是堕落、沉沦、挣扎、痛哭。面对社会,人生个体总是弱小者,顺应了社会潮流,你可以飞黄腾达,一帆风顺;逆社会潮流而走,你就会坠入深渊,万劫不复。然而在社会环境中生存的人们,像上面的两类人毕竟是少数,更多的芸芸众生则无法把握自己的命运,与社会的浪潮随波逐流。关注平民大众生存状况的当代作家,总是将笔触伸入这些弱小平民的生活之中,替他们诉说生存的艰辛,哀叹人生的无奈。广西著名作家潘大林的《穿过丘陵》描写“文革”期间桂东南一个小村叔侄两人的生活状况,正是表现小民百姓的悲哀:政府不允许私人耕种,又不许进行粮食贸易,在缺粮少食的情况下,他们只好披星戴月偷往邻省买米;为了躲过民兵哨卡,不敢走大路只好爬山越岭;到了圩集又不敢公开购买,只好躲在不敢被人知晓的恋人家里私下交易。在作家笔下,这一对叔侄仅仅是为了追寻生理的满足和生存的安全,被迫辛酸度日。这里,作家通过一个买米的小事,表现了人生个体与社会、与集体的矛盾冲突,从而揭示出一个哲学内涵:社会好则平民幸,社会恶则平民贱!

人生不如意常有八九。面对着苦难的人生,人们在生存追问的同时,一些人采取了遁入空门逃避苦难的态度,更多的人则一面承受

生存的煎熬，一面在积极追寻出路，试图通过自己的努力来改变生活现状。但是，对于绝大部分人来说，努力并不一定能改变人生命运。人的一生中，社会环境时好时恶，人际关系复杂多变，自然环境阴晴莫测，作为人生的微小个体，都想把握住命运的脚步，让自己的生命永远光彩照人，世间能有几人？对此，哲学家们在追问：存在者是什么？作家们在追问：人们怎样才能摆脱困境？平民百姓在追问：我们的明天是否会更好？只有无序社会的政治家们拿着人们的生命一边追问一边做着试验，结果却是屡试屡败，屡败屡试，使小民百姓们处于水深火热之中度日如年。但是，人们靠着强大生存意志仍然没有放弃追寻，几千年来，那些可悲可叹可敬的芸芸众生一直在努力着，像愚公移山一样祖祖辈辈从不停息。一些具有社会责任感的作家在研究社会人生时，发现我们的祖宗、同辈们是如此的可爱和可怜：少年时容光焕发、天真活泼、勤劳勇敢，充满着理想与希望。但是，杂乱的社会，恶劣的自然，艰辛的生活历程将天真泯灭，把饱满的精神消解，让理想与希望在形象中飘散，只给人们留下难以磨灭的一双松树皮手以及鲁迅先生笔下的那称少年伙伴为“老爷”的没有尊严的声音。少年闰土是个俊美的形象，作家将这一形象加以毁灭，并不是残忍，而是通过“将美丽的东西毁灭给人看”来警示人们：平民与社会矛盾激剧，普通民众没有受教育的权利以致愚昧无知地生活着，如果不尽快改变社会制度，国家就会被毁灭，民族就会受奴役。

那些具有社会责任感与启蒙意识的作家，他们一方面揭示社会的腐败以及百姓生活的艰苦，一方面也在探寻全民族的出路。鲁迅先生深知那个社会的种种诟病，于是提示人们：“其实世上本没有路，走的人多了，也便成了路”。鲁迅在《故乡》这篇小说中写下的富有哲学内涵的话语，显然具有人生探索的意义。然而，世界一片荒芜，这条路的方向在哪里？怎么走才可以走得通？要走进这条路需要做何准备？需要多少人多长时间才能成路？鲁迅本人并不明确这些，他在散文《过客》里也只是表达不断前行，即使遍体鳞伤也要勇往奔向未来的意志，至于前方的目标，未来的终点恐怕连他自己都说不清。但是，这句哲理名言告诉我们：只要勇于开创新的路途，许许多